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三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文編卷三十七

明　唐順之　編

答客難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内

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倉廪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

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利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户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

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於宫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苟能修其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行君子

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徳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

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用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猶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賓戲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

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譬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鋭思於毫芒之内潛神默記絙以年歳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擒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埶利之華闇道德之實

守突奥之熒燭末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
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
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飈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
附熠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
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
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𬪩而不可
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
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

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頼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

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埅𣪍而度高乎太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賔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

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顔淵樂於簞瓢孔
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
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
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
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賔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
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曜吐
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乎潢汙魚黿媟之不覩
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躐昊蒼也故夫泥蟠而

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賊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逄蒙絶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娱於斯文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

和平太子方富扵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
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酲惕惕怵怵卧不得寧
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
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
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扵是也客曰今夫貴
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
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
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

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肢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宫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来游燕縱恣於曲房隠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聞强識承間語事

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溢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語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黄鳱鴠鳴焉暮則羈雌

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鷄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絶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容曰㸌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冐以山膚楚苗之

食安胡之飰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黄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

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于虞懷之宫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緑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蕎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

紫莖茁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棡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吴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燕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牷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竝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賔客涌觸竝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絶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

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
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
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
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温
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
瀁兮超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

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毋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胷中灑練五臟澹瀲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

感突上聲下律有如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
窮曲隨隈踰岸出塠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
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篠銜枚檀栢弭節伍子之山通厲
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
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
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于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
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
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

湲披揚流洒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異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

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晉問 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呀欝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

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闚蹀戸惕若僕妾其按行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鳶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濁靡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駃越委泊天渶呀呷欱納推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轟雷努風撼鴿于嵲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

擢拔淵泙洞踏者殫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橦檣之所御鱗川林𧆛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吴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吴起所謂在徳不在險此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𥖁溪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鏦為鉤為鏑為鍭出太白徵蓐收召搖伏蚩

尤肅肅褷褷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
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奔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
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氷谷之積𧢄者膽掉目
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晝白日䁲
為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
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
北讋羣夷技擊節制聞于天下是善為師延目而望之
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

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駪駪溶溶沄沄轠轠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黯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旆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復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

迴食野赭浴川壓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摶決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駿霧鬣斷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鬬目相馴聚溲更嘘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綴繞仰乳俛齕蟻雜螽集啾啾濈濈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捽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趨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

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説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宫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内貞滀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凋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漱泉源之淦瀯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柹填層溪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

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瀄瀄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嵲梢殺摧崒坱圠霞扳雹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鴟鸛鶂鵝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遁無所脱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冒没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扺曲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汩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氷摺拉頽踏捽首軒尾頫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

旋渦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吴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己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來馳重馬

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呂斷流修網亘山罩罶罣麗織紝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叓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戮白黿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攬流澌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捽搾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摛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脱角裂翼呀赫匍匐復就羇切莫保龍籍具糅

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鱒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爲鹵開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

輪囷若稼若圃敧兮匀匀渙兮鱗鱗邐灦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醧流交漄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窩膏浸潗濕滑汨瀰高掩庳漫壠冐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沛濈偃然成淵瀁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峹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冪冪奮儨離析鍛圭椎壁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

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瀁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驘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踰周宋家獲作鹽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

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姓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徳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役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魏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温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徳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

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餐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

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以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

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怨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
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
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吴子
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
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
道不鬬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
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
平動以堯為凖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于上則

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解嘲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禄紆青拖紫朱丹其

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

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竝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槖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

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辟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事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

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

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
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
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
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
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
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
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
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

折脅掯骼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槖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

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

然獨守吾太玄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

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觗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宲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姸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竒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

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卑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

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

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懐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邉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隸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盖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匈奴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

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
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
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
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
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
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
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

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
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
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
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
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
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

析圭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

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 陳琳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産祿專政内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於是絳侯朱虚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横傷化虐民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猋

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
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
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
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被
以虎文奬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
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
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
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
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
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
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賊寇攻時兾州方有北鄙之
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
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

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
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
太尉楊彪典歷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
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
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
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
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

臨發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跖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内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起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黄河

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賊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茍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内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

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内實拘執懼其簒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

五千户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晩節穢亂春宫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

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宫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鷰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内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

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黄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

啼訾欸嗄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户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絶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

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恠恠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

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

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隷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

乃纓弁束紝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閒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

垤蝎休於㲉鼅鼄螺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
彷徉為狂局束為謟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嬉己所尊昵人㦯怒之變情
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
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曽不惕疑貶名絶命
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
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

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犨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横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怒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搢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黄對

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斂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唖肩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褏朱裳手持絳節而来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汚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

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
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
英俊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
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
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

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松喬眇然絶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愈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

鄉校不毁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覩維是子産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戲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會聖宫頌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宫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燿示於千萬世

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来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

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名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
鼔玉旅於闕庭納於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徳之
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于四表昆蟲
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
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来遂一海内
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
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洪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
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

歳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惟是邦家之先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徳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宫室以望神游土水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宫且成非天子自臨

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
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
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
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為平
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
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
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
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

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巍穹崇真京之東有山而崧淵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隠隠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

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子曰祖曰宗有德
有功子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
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来游止弗宫弗室神何以釐
迺相川原迺得善地地髙惟丘迺以荊灼迺訊龜實龜
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
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
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来役夫萬名三年有成
宫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来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

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飾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奠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来仙仙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宫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来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来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